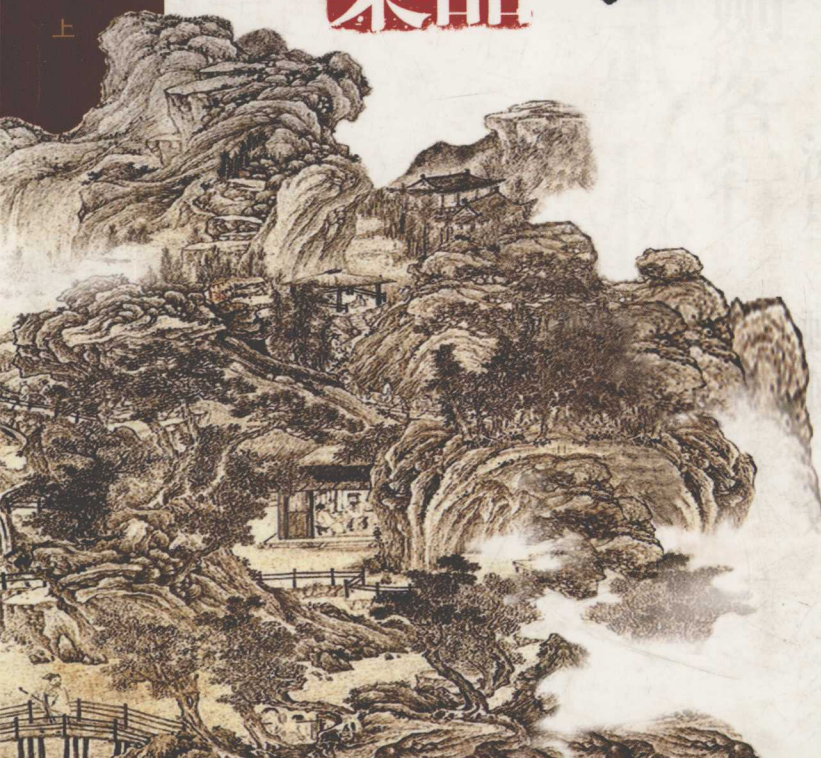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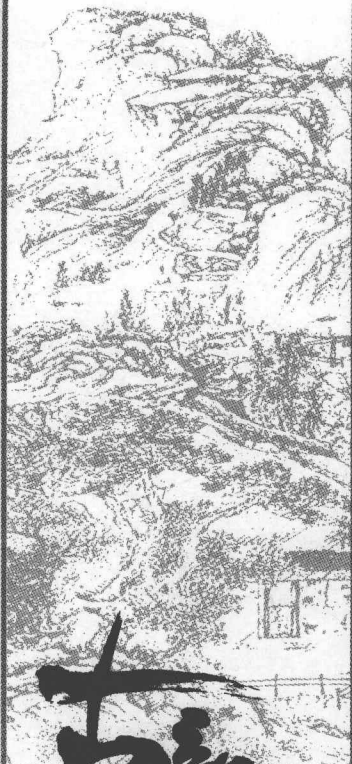


古龍

作品全集

全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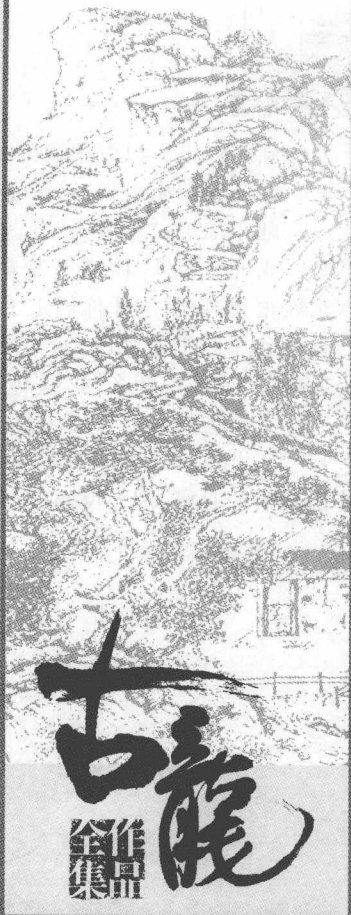




古龍
作品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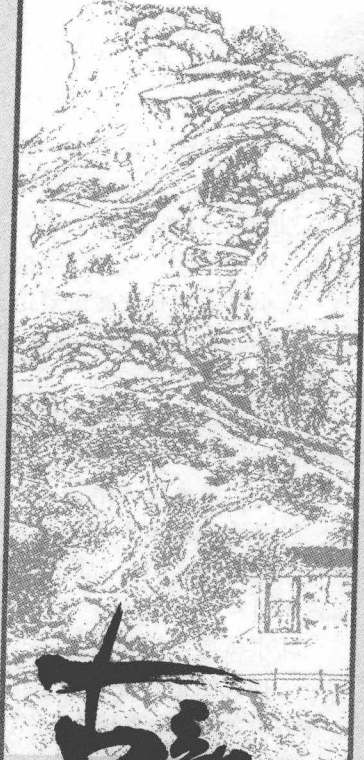
陆小凤传奇系列

金鹏王朝



陆小凤传奇系列

绣花大盗



古龍

作品集

陆小凤传奇系列

决战前后



金 鹏 王 朝

目 录

楔 子

第 一 回	有四条眉毛的人	(1)
第 二 回	丹凤公主	(20)
第 三 回	大金鹏王	(35)
第 四 回	盛 宴	(51)
第 五 回	悲 歌	(69)
第 六 回	珠光宝气	(84)
第 七 回	市井七侠	(97)
第 八 回	司空摘星	(108)
第 九 回	峨嵋四秀	(116)
第 十 回	飞燕去来	(132)
第 十 一 回	迷 楼	(144)
第 十 二 回	第六根足趾	(157)
尾 声		(213)



绣花大盗 目录

第 一 回	绣花的男人	(1)
第 二 回	不绣花的女人	(18)
第 三 回	偷王的赌约	(35)
第 四 回	女道人	(49)
第 五 回	绣花大盗	(68)
第 六 回	要命的约会	(83)
第 七 回	小楼凤劫	(100)
第 八 回	千奇百变	(118)
第 九 回	田 路	(135)
第 十 回	破 案	(149)
尾 声		(165)



决战前后

目录

第一回	两雄相遇	(1)
第二回	斯人独憔悴	(19)
第三回	废园异事	(36)
第四回	北斗七星阵	(54)
第五回	初入禁城	(66)
第六回	第一根线	(81)
第七回	天梁坛之夜	(96)
第八回	奇异老人	(106)
第九回	难得糊涂	(121)
第十回	月圆之夜	(137)
第十一回	深宫惊变	(163)
第十二回	强敌已逝	(177)
尾声		(190)

第一回 有四条眉毛的人

黄昏，黄昏后。

这正是龙翔客栈最热闹的时候，楼下的饭厅里每张桌上都有客人，跑堂的伙计小北京忙得满头大汗，连嗓子都有点哑了。

楼上是四六二十四间客房，也已全都客满。

客人们大多数都是佩刀挂剑的江湖好汉，谁也不懂得这平时很冷落的地方，怎么会突然变得热闹了起来。

突然间，蹄声急响，两匹快马竟从大门外直闯了进来。

健马惊嘶，满堂骚动，马上的两条青衣大汉却还是纹风不动的坐在雕鞍上。

一匹马的雕鞍旁挂着一副银光闪闪的双钩，马上人紫红的脸，满脸大胡子，眼睛就好像他的银钩一样，锋锐而有光。

他目光四面一闪，就盯在小北京脸上，沉声道：“人呢？”

小北京道：“还在楼上天字号房。”

紫面虬髯的大汉又问道：“九姑娘在哪里？”

小北京道：“也还在楼上缠着他。”

紫面大汉不再说话，双腿一夹，缰绳一紧，这匹马就突又箭一般窜上楼去。

另一匹马上的人动作也不慢。这人左耳缺了半边，脸上一条刀疤从左耳角直划到右嘴角，使得他铁青的脸看来更狰狞可怖。

马一冲上楼，他的人已离鞍而起，凌空倒翻了两个跟斗，突然飞起一脚，“砰”的，已踢开了楼梯口旁天字号房的门。

他的人扑进去时，手里已多了对百炼精钢打成的判官笔。

然后他就突然怔住，房里只有一个人，一个女人。

一个完全赤裸的女人，雪白的皮肤，丰满的胸膛，修长结实的腿。

这本是个任何男人一看见她，就会联想到床的女人，但现在却在屋顶上。

屋梁很高，她就四平八稳的坐在上面，表情却急躁得像是条蹲在发烫的白铁皮屋顶上叫春的猫。



她没有叫,只不过因为她的嘴巴已被塞住。

紫面大汉手里的马鞭一挥,鞭梢已灵蛇般将她嘴里含着的一块红丝巾卷了出来。

刀疤大汉已在问:“人呢?”

屋梁上的女人喘了几口气,才回答:“走了,他好像早就发现我是什么人。”

刀疤大汉立刻追问:“往哪边走的?”

屋梁上的女人道:“听他的马蹄声,是往北边黄石镇那方面去的。”

她急着又道:“你们先把我弄下去,我跟你们一起去追。”

刀疤大汉冷冷道:“又没有人拉着你,你自己难道不会下来?”

这句话没说完,他的人又已凌空翻起。

屋梁上的女人更急,大叫道:“我下不去,那王八蛋点了我大腿上的穴道。”

但这时两条大汉却已掠出窗外,下面已有人早就准备好另外两匹健马,勒住缰绳在等着。

他们的人一落到马鞍上,两匹马立刻就又箭一般向北面窜了过去。

屋梁上的女人听到这一阵马蹄声,气得连嘴唇都白了,用力打着屋梁,恨恨道:“王八蛋,一个个全他妈的都是王八蛋……”门是开着的,她看着自己赤裸裸的腿,咬着嘴唇道:“这次占便宜的又不知是哪个王八蛋!”

“是我这个王八蛋。”小北京正笑嘻嘻的走了进来,也眯着眼睛在看着那又白又结实的长腿,然后门就被关了起来。

黄石镇是个大镇。这条街本来是条很繁荣热闹的街。

但现在夜已深,新月如钩,淡淡的照在青石板铺成的街道上,那两骑快马急驰而来时,街上已看不见什么人。

刀疤大汉勒马四顾,沉声道:“你想他会不会在这镇上留一宿?”

紫面大汉道:“会。”

“他”也是个人,晚上也要睡觉的,只不过大家都知道他睡觉有个毛病。

刀疤大汉道：“他若已留下来，留在哪里？”

紫面大汉想也不想，道：“迎春阁。”

迎春阁是这里漂亮女人最多的地方。“他”睡觉绝不能没有女人，这就是他的毛病。

每个人岂非都多多少少有点毛病？

迎春阁大门口的灯笼很亮，排色的灯光，正在引诱着人们到这里来享受一个排色的晚上。

门半掩。紫面大汉手提抽绳，“的庐”一声，健马就直闯了进去。

一个面黄肌瘦的男人，正坐在院子里的座椅上打瞌睡。

紫面大汉手里的马鞭忽然已绕上了他的脖子，厉声道：“今天晚上这里有没有一个穿着大红披风的年轻人来过？”

这人已被鞭子勒得连气都透不过来，只能不停的点着头。

紫面大汉终于放过了他，道：“他还在不在？”

这人喘着气，又点了点头。

紫面大汉道：“在哪里？”

这人道：“他刚才还在桃花厅跟四个人喝酒，四个人轮流灌他，总算把他灌醉了！”

刀疤大汉动容道：“四个什么样的人？”

这人道：“四个看样子很凶的人，但是对他倒很客气！”

刀疤大汉道：“他们的人呢？”

这人道：“见他们送他回房去的，直到现在，还留在他房里！”

紫面大汉已勒转马头，冲入了左面一片桃花林里，桃花林的桃花厅灯还亮着。

桃花厅里的桌子上杯盘狼藉，三四个酒坛子都已空了。

刀疤大汉凌空翻身，一个箭步窜了进去，一脚踢开了厅后的门，他又怔住。

房里只有四个人，四个人一排，直挺挺的跪在门口，本来已经苍白得全无血色的脸，看见这刀疤大汉，突然一下子胀得通红。

四个人身上穿的衣裳都很华丽，看来平时一定都是气派很大的人，但现在四人的脸上却已都被人画得一塌糊涂。

第一个人额头上画了个乌龟，脸上还配了四个字：“我是乌龟。”

第二个额头上画的是王八：“我是王八。”



第三个人：“我是活猪。”

第四个人：“我是土狗。”

刀疤大汉站在门口，看着他们，看着他们脸上的画和字，突然忍不住放声大笑起来，笑得连腰都弯了下去，好像这一辈子从来也没有看过这么好笑的事。

四个人咬着牙，狠狠的瞪着他，看他们眼睛里那种愤恨怨毒之色，就像是恨不得跳起来一口把他咬死。

但四个人却还是全都直挺挺的跪在那里，非但跳不起来，连动都动不了。

刀疤大汉狂笑道：“威风凛凛的江东四杰，几时变成乌龟王八，活猪土狗的？这倒真是怪事。”

紫面大汉已笑着冲出去，拍手大喊道：“欢迎大家来参观参观大名鼎鼎的江东四杰现在的威风，无论谁进来看一眼，我都给他九两银子。”

跪在地上的四个人，四张脸突又变得白里透青，冷汗雨点般落了下来。

刀疤大汉笑道：“那小子虽然也是个王八蛋，但倒真是个好样的王八蛋。”

紫面大汉道：“咱们这一趟走得倒还不冤枉。”

两个人的笑声突然停顿，因为他们又看见外面有个人垂着头走了进来。

一个最多只有十四五岁的小姑娘，虽然打扮得满头珠翠，满脸脂粉，但还是掩不住她脸上那种又可怜，又可爱的孩子气。

她垂着头，轻轻问：“两位是不是来找陆大少爷的？”

刀疤大汉沉下了脸，道：“你怎么知道？”

这小姑娘噤着，道：“刚才陆大少爷好像已快醉得不省人事了，我刚好坐在他旁边，就偷偷的替他喝了两杯酒！”

刀疤大汉冷笑，道：“看来他在女人堆里人缘倒真不错！”

小姑娘胀红了脸，道：“谁知道他后来忽然又醒了，说我的心还不错，所以就送我一样东西，叫我卖给你们。”

紫面大汉立刻追问：“他送给你的是什么？”

小姑娘道：“是……是一句话。”

紫面大汉皱了皱眉，道：“一句话？一句什么话？”

小姑娘道：“他说这句话至少要值三百两银子，连一文都不能少，他还说，一定要两位先付过银子，我才能把这句话说出来。”

她自己似乎也觉得荒唐，话没说完，脸更红了。

谁知道紫面大汉连考虑都没有考虑，立刻就拿出三张一百两的银票，抛在这小姑娘面前的桌子上，道：“好，我买你这句话。”

小姑娘张大了眼睛，看着这三张银票，简直不相信天下竟真有这么荒唐的人，竟真的肯拿三百两银子买一句话。

紫面大汉道：“你过来，在我耳朵旁边轻轻的说，千万不能让里面那四个畜生听见。”

小姑娘迟疑着，终于走过去，在他耳边轻轻道：“他说的这句话只有八个字：要找我，先找老板娘。”

紫面大汉皱起了眉，他实在听不懂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世上的老板娘也不知有多少，每家店铺里都有老板娘，这叫他怎么去找？

小姑娘忽然又道：“他还说，你若是听不懂这句话，他还可以另外奉送一句，他说这老板娘是天下最漂亮的一个。”

紫面大汉又怔了一怔，什么话都不再问，向他的伙伴一招手，就大步走了出去。

刀疤大汉又怔了怔，突又转身，拿起个空酒坛随手一抛。

这空酒坛就恰巧落在第二个人头上，酒坛是绿的。

刀疤大汉大笑，道：“这才真正像是不折不扣的活王八。”

世上漂亮的老板娘也有不少，最漂亮的一个是谁呢？

刀疤大汉皱眉道：“这小子难道要我们一家家店铺去找，把店里的老板娘全都找出来，一个个的看？”

紫面大汉道：“不必。”

刀疤大汉道：“你难道还有别的法子？”

紫面大汉沉吟着，道：“也许我已猜出了他这句话的意思。”

刀疤大汉道：“他是什么意思？”

紫面大汉忽然笑了笑，道：“你难道忘了朱停的外号叫什么？”

刀疤大汉又大笑，道：“看来我也该弄个酒坛子给他戴上了。”

朱停从来没有做过任何生意，也没有开过店。



他认为无论做什么生意,开什么店,都难免有蚀本的时候,他绝不会冒这个险。

其实他不做生意还有个更重要的理由,那只因为他从来没有过做生意的本钱,但他的外号却叫“老板”。

朱停是个很懂得享受的人,而且对什么都很看得开,这两种原因加起来,就使得他身上的肉也一天天增加了起来。

胖的人看来总是很有福气的,很有福气的人才能做老板,所以很多人都叫他老板。

事实上,他也是个有福气的人。

他自己的长像虽然不敢恭维,却有个非常美的老婆,他这一生中从来也没有做过一样正经事,却总是能住最舒服的房子,穿最讲究的衣服,喝最好的酒。

他还有件很自傲的事——他总认为自己比陆小凤还懒。

你只要一看见他坐到那张宽大而舒服的太师椅上,世上就很少还有什么事能让他站起来。

因为他无论要做什么事的时候,都要先“停”下来想一想。

只要想开了,世上也就没什么事是非做不可了。

到现在他日子还能过得很舒服,只因为他有双非常灵巧的手,能够做出许许多多奇奇怪怪的东西来,只要你能想得出的东西,他就能做得出。

有一次他跟别人打赌,说他能做出一个会走路的木头人来。

结果他赢了五十桌的燕翅席,外加五十坛陈年的好酒。

这使得他身上的肉至少又增加了五斤。现在他正研究,怎么样才能做得出一个能把人带上天去的大风筝。

以前他曾经想到地底下去看看,现在他却想上天。

就在这时候,他听见了外面的蹄声马嘶,然后就看见了那两条青衣大汉。

这一次那刀疤大汉没有踢门,因为门本来就是开着的。

他一冲进来,就瞪起了眼睛,厉声道:“老板娘呢?”

朱停淡淡道:“你要找老板娘,就应该到对面的杂货铺去,那里才

有老板娘。”

刀疤大汉道：“这里也有，你叫老板，你的老婆就是老板娘。”

朱停笑了笑：“这里的老板娘若知道有‘青衣楼’的人特地来找她，一定也会觉得很荣幸。”

他认得这两个人。

“青衣楼”并不是一座楼，有一百零八座，每楼都有一百零八个人，加起来就变成个势力极庞大的组织。

他们不但人多势大，而且组织严密，所以只要是他们想做的事，就很少有做不成的。

这两个人都是青衣楼第一楼上有画像的人。

谁也不知道青衣楼第一楼在哪里，谁也没有亲眼看见过那一百零八张画像。

但无论谁都知道，能够在那里有画像的人，就已经能够在江湖上横冲直撞了。

有刀疤的大汉叫“铁面判官”——据说别人一刀砍在他脸上时，连刀锋都砍得缺了个口，那“铁面”这两个字就是这么来的。

另外一个叫“勾魂手”，他的一双银钩也的确勾过很多人的魂。

朱停淡淡的接着道：“只可惜她现在有很要紧的事，恐怕没空见你们。”

铁面判官道：“什么要紧的事？”

朱停道：“她正在和朋友喝酒，陪朋友喝酒岂非是天下第一要紧的事？”

铁面判官道：“你这个朋友是不是姓陆？”

朱停忽然沉下了脸，道：“你最好听清楚些，姓陆的只不过是她的朋友，不是我的。”

铁面判官道：“他们在哪里喝酒？”

朱停道：“好像在那小子住的那家青云客栈里。”

铁面判官看着他，上上下下的看了他几眼，面上忽然露出一丝恶毒的微笑，道：“你老婆在客栈里陪一个有名的大色鬼喝酒，你居然还能在这里坐得住？”

朱停淡淡道：“小孩要撒尿，老婆要偷人，本就是谁也管不了的，我坐不住又能怎么样？上房去翻跟斗？滚在地上爬？”

铁面判官大笑道：“你这人倒真看得开，我佩服你。”





他常常大笑，只因为他自己知道笑起来比不笑时更可怕——他笑起来的时候，脸上的刀疤就突然扭曲，看来简直比破庙里的恶鬼还狰狞诡秘。

朱停一直在看着他，道：“你有没有老婆？”

铁面判官道：“没有。”

朱停笑了笑，悠然道：“你若也有个像我这样的漂亮老婆，你也会看得开了。”

陆小凤躺在床上，胸口上放着满满的一大杯酒。

酒没有溅出来，只因为他躺在那里，连一动都没有动，看起来几乎已像是个死人，连眼睛都始终没有张开来过。他的眉很浓，睫毛很长，嘴上留着两撇胡子，修剪得很整齐。

老板娘就坐在对面，看着他的胡子。

她的确是个非常美的女人。

弯弯的眉，大大的眼睛，嘴唇玲珑而丰满，看来就像是个熟透了的水蜜桃，无论谁看见，都忍不住想咬一口的。

但是她身上最动人的地方，并不是她这张脸，也不是她的身材，而是她那种成熟的风韵。

只要是男人，就会对她这种女人有兴趣。

但现在她却好像对陆小凤这两撇胡子有兴趣，她已看了很久，忽然吃吃的笑了，道：“你这两撇胡子看来真的跟眉毛完全一模一样，难怪别人说你是个有四条眉毛的人。”

她笑得如花枝乱颤，又道：“没有看见过你的人，一定想不到你还有两条眉毛是长在嘴上的。”

陆小凤还是没有动，忽然深深的吸了一口气，胸膛上的酒杯立刻被他吸了过去，杯子里满满的一杯酒立刻被吸进了嘴，“咕嘟”一声，就到了肚子里。

他再吐出口气，酒杯立刻又回到原来的地方。

老板娘又笑了，道：“你这是在喝酒，还是在变戏法？”

陆小凤还是闭着眼睛，不开口，只伸出手来指了指胸口上的空杯子。

老板娘就只好又替他倒了杯酒，忍不住道：“喂，你叫我陪你喝酒，为什么又一直像死人一样躺着，连看都不看我一眼？”

陆小凤终于道：“我不敢看你。”

老板娘道：“为什么？”

陆小凤道：“我怕你勾引我！”

老板娘咬着嘴唇，道：“你故意要很多人认为我跟你有点不清不白的，却又怕我勾引你，这究竟是为了什么呢？”

陆小凤道：“为了你老公！”

老板娘道：“为了他？你难道认为他喜欢当活王八？”

陆小凤道：“活王八总比死王八好！”

他不让老板娘开口，接着又道：“干他这行的人，随时随地都可能被人一刀砍下脑袋来的，他认得的人太多，知道的秘密也太多！”

老板娘也不能不承认，朱停的确替很多人做过很多又秘密、又奇怪的东西！

那些人虽然都相信他的嘴很稳，但死人的嘴岂非更稳？

杀人灭口，毁尸灭迹这种事，那些人本就是随时都能做得出的。

陆小凤道：“他死了之后，你若能为他守一年寡，我就不信！”

老板娘扬起了眉，冷笑道：“你以为我是什么人？是潘金莲？”

陆小凤悠然道：“只可惜就算你是潘金莲，我也不是西门庆！”

老板娘瞪着他，突然站起来，扭头就走。陆小凤还是动也不动的躺着，连一点拉住她的意思都没有。

但老板娘刚走出门，突又冲了回来，站在床头，双手插腰，冷笑道：“你难道以为我真不懂你的意思，难道以为我是个傻子？”

陆小凤道：“你不是？”

老板娘大声道：“你跟他闹翻了，却又怕他被别人弄死，所以才故意让别人认为我跟你好，我为了要表示清白，为了不想做寡妇，当然就会求你保护他，别人就真要杀他，也不得不考虑考虑了！”

她的火气更大，声音也更大，接着道：“可是你为什么不替我想，我为什么不明不白的背上这口黑锅？”

陆小凤道：“为了你老公！”

老板娘突然说不出话来了。女人为了自己的丈夫牺牲一点，岂非本就是天经地义的事？

陆小凤淡淡道：“所以只要你老公相信你，别人的想法，你根本就



不必去管它！”

老板娘咬着嘴唇，发了半天怔，忍不住道：“你认为他真的会信任我？”

陆小凤道：“他不笨！”

老板娘瞪着他，道：“但他是不是也一定信任你呢？”

陆小凤懒洋洋的叹了口气，道：“这句话你为什么不去问他？”

他又吸了口气，将胸口的一杯酒喝下去，喃喃道：“青衣楼的人若是也不太笨，现在想必已经快到了，你还是快去吧！”

老板娘眼睛里又露出关切之色，道：“他们真的要找你，找你干什么？”

陆小凤淡淡道：“这也正是我想问他们的，否则我也不会让他们找来了！”

朱停坐在那张太师椅里，痴痴的发呆，心里又不知在胡思乱想些什么！

那些奇奇怪怪的东西，也就是这么样想出来的。

老板娘施施然走了进来，用两根手指头拈着块小手帕，扭动着腰肢，在他面前走了两遍，朱停好像没看见。

老板娘忍不住道：“我回来了！”

朱停道：“我也看见了！”

老板娘脸上故意作出很神秘的样子，道：“我刚刚跟小凤在他房里喝了许多酒，现在头还是有点晕晕的！”

朱停道：“我知道！”

老板娘眼珠子转动着，道：“但我们除了喝酒之外，并没有做别的事！”

朱停道：“我知道！”

老板娘忽然叫了起来，道：“你知道个屁！”

朱停淡淡道：“屁我倒不知道！”

老板娘的火气又大的起来，大声道：“我跟别的男人在他房里喝酒喝了半天，你非但一点也不吃醋，还在这里想什么糊涂心思？”

朱停道：“就因为我没有糊涂心思，所以我才不吃醋！”

老板娘的手又插起了腰，道：“一个像他那样的男人，一个像我这样的女人，关在一间小屋子里面，难道真的会一直规规矩矩的坐在那